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一枕奇

第一卷 打關節生死結冤家 做人情始終全佛法

詩曰： 得失微茫莫強優，況從秘密創權謀。
功名縱奪乾坤巧，富貴還貽孫子憂。
大物每教明似鏡，至公何取曲如鉤。
將軍猿臂誇三捷，終向東陵諱故侯。

凡人一飲一酌，莫非前定，沒有可強求得來的道理。縱有因求而得，也是他精神堅定，福力應之，就是不去求，也應該得。所以道「前定」二字，冷淡了許多覬覦的念頭，銷磨了許多燥爆的手腳。世人每因求而冀得，因得而妄求，直到後來收煞不住時節，方始歎悔，這也遲了。

譬如做生意的人，拿了自家本錢，也要等他運氣亨通機緣湊巧，不論在守走水，整千論萬來賺銀子，若是時運不通，緣法不湊，要賺三釐粉分，費了偌大精神，還不能勾。莫說賺三釐米，連那自家本錢，還有折得精空的。況乎「功名」二字，關係尤大，享用尤奢。一個窮秀才，不上半年之間，中了舉人進士，就去帶紗帽坐堂，宰百官，治萬民，耀祖光宗，封妻蔭子。這個豈是可以僥倖得來的麼？卻是那打關節的著數，自有開關以後即便有之。古來也有關節得利的，一般居尊官享厚福，子子孫孫奕世簪纓。這豈不是可以強求的榜樣麼？不知俗語說得好，「買舉須當中舉年」，這句儼然有個可求不可求的道理在裡面。如那不當中舉之年，妄求非福，機事不密，一旦敗露，名實俱喪，那時要依舊還他一個秀才，也不可得。大要總不可害人之功名，以成自己之功名，這尤是第一件要著。

我且說兩個比方與你聽著。曾聞得昔年有個秀才，做人忠厚，肯行陰鷲。祖宗俱是循良守分人家，只是家貧不能上進。那一年有了科舉，賃寺中一間房在那裡攻書。場事已近，忽一日，鄰舍房頭一秀才唧唧噥噥一會，久之，高歌痛飲，叫號歡呼。聒噪的不得。稍傾，忽然寂靜去了，這秀才耳根才得清淨，卻睡不著，在那寺廊下閒行。忽見廊下有一位女子，冉冉而來，將近身，秀才道：「你是何人？」女子道：「君休怕，妾乃是鬼。此來非有禍於君。聞君立心清正，力行向善，妾特報君功名大事。適才那般秀才飲酒，乃是買場屋中字眼的，在此成交。其題目關節俱被妾聽得。今傳與君，妾父昔商此地，妾死於此，將柩寄寺中廊下。君若得志，煩寄某處傳妾父，早來搬柩歸葬。以君忠厚，不負所托，故敢煩君耳。」即將那人如何關節對這秀才說了。這秀才依法用之，果然高中。到填榜時，那房師見拆號不是前日所說的名姓，暗自驚異。相會時間他緣故，他將遇鬼傳心的事直直說了。房師道：「足下必陰德高人，從此前程遠大，不卜可知。」這秀才果然聯捷，中了進士，做了高官。

又聞得有個舉人往北京會試。這舉人少年高才，學問精熟，自誇定然是聯捷的，會元狀元拿在手中。那一日正進頭場，這舉人到了號房，收拾停妥，才待歇息，忽然一個舉人進來尋坐號，那人彪形大漢，語帶北音，手中不拿東西，只是肩膀上馱了一個大硯，約莫有磨扇大小。可號坐下，就在他緊鄰。這舉人暗笑道：「場中拿這樣大石硯進來做什麼。顯得他力氣大不成？若是拿來打人，蕩著些尖角兒，也要打個稀爛。」須臾，題目傳到。他提起筆來，一面想，一面寫，完了一篇。他且暗暗去張那大漢，只見那大漢將塊墨在硯上用力磨。用不管他，又低頭完了第二篇，還見大漢在那裡磨墨。他又笑道：「這人莫不是不曾吃飯進來，若拿這池墨水吃下肚去，也撐個肥飽。」又完了第三篇，那大漢還在那裡磨墨，他道：「這人只管將墨磨，磨到甚時方住？且看他如何收煞，將來做個笑話兒出去說。」又將自己那三篇稿子吟哦一遍，甚是得意。正打帳去做的，只見那大漢跳將出來，對他道：「聞你剛才讀法，文章自然好，是要中的。但我西北人，文理生疏。兄可將那稿與我，你再另做，萬事皆休。不然，我將這硯池墨水將卷子塗污，兩個人都不得中。莫若把來送我，還落得做個人情。」這舉人又好笑又好惱。看那人形粗力大，又鬥他不贏。只得歎一口氣，將那三篇稿上文字與了大漢。那大漢歡歡喜喜去了，他重新另做三篇，連經文都做了。只見大漢又來道：「兄適才送我的文字，想是決要中的，我又不曾做經，可惜也是枉然。你不如做個全情，把那經文也送了我，倘若中了，決不負你。」這舉人想了一想道，三篇好的已是與他，後三篇甚不協意。既不得中，寫他何用，不如都送了他，下次再不要遇著這樣凶徒罷。即將卷子交付與他，拂衣出場。那人果然中了，後來訪他。他替謀為中了進士報答他。你看，這個是鬼告關節，那個是力奪文字。似乎這兩件也是場屋中極奇怪的事了，卻不是暗中害人益己，所以，也沒甚傷心切骨的仇恨。在下還說個暗中害人成己的，後來水清石出，弄得自家功名也無，險些死無葬身之地。看官且聽著。